



足迹

张佐彬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足迹



张佐彬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足迹/张佐彬著. 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

2004. 5

ISBN 7-5317-1627-5

I. 足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3692 号

足迹

Zu Ji

作 者 / 张佐彬
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

封面设计 / 叶 方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哈尔滨报达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/ 6.75

插 页 / 2

字 数 / 140 千

版 次 / 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18.00 元

书 号 / ISBN 7-5317-1627-5/I · 1541

自序

搞文艺创作我少有所望,但因青壮年时代苦于工作的繁忙及生活的奔波,终未如愿。直至近于花甲之年,从岗位上退了下来,卸去了肩上的工作及生活的重负,才得静坐下来拿起笔耕耘儿时的梦。

对于一个有一定生活经历而又初次写作的人,首先涉猎的素材往往是自己走过的漫长的路。我于1965年从黑龙江省木兰县第一中学高中毕业,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考取大学。回到我的家乡通河县洪太乡张家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达八年之久,后来偶得一次参加工作的机会,从事教育工作六年,再后来 to 党政机关工作达二十余年。

回顾自己走过的路,二十余年的机关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领悟到官场也同其他领域一样,既有高尚,也有肮脏;既有真善美,也有假恶丑;有众多的为党和人民工作的优秀干部,也不乏结党营私,弄权腐败者。他们在为官的旅途上,各自留下了一行深深的足迹。我把所感悟到的这些东西写出来,以警示那些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人们,洁身自律,当好人民的公仆。这就是我写这本小书的初衷。

我的这本小书同名流的作品相比可能算不了什么书,

但我认为即便是堆糟糠也会从中汲取一些有用的营养——
于是它给了我力量和勇气，终于提起笔为自己的胎儿助产。

作 者

2004年4月2日

第一章

已经是过半夜的两点多钟，喧闹一天的通江市早已平静下来，只有偶尔一声汽车喇叭声，为这寂静的城市添上一道音符。市区里除了路灯之外，市民的居住区里一片漆黑，只有一座低矮而陈旧的房子里透出一束光亮。屋子里林险峰还伏在桌子上爬着格子。他时而苦苦思索，时而伏案疾书，时而走进厨房里用凉水投了一下手巾放在头上，时而打开窗子透一下新鲜而凉爽的空气。直到凌晨4点10分，给这个稿子写完了最后一个句号，他才像一摊泥一样，软绵绵地躺上床酣睡起来。

早上6点半钟，林险峰的爱人贞洁首先起了床，发现丈夫正熟睡在自己身边，不忍心惊醒他。她深知丈夫几天几夜的劳累和辛苦，一心想让他多睡一会儿，哪怕是一分钟。她悄悄地走进厨房，首先给儿子雷雷煮了一碗方便面，悄悄地把儿子叫醒，打发他上学。然后转身又走进厨房，为林险峰煮了一碗宽面条，上面打了两个荷包蛋，放在餐桌上，等待丈夫醒来。时钟指到7点30分，快到上班时间了，她才把他叫醒。林险峰一骨碌爬将起来，打了个哈欠，急忙洗了把脸，吃了面条，出

门径直朝市委办公大楼走去。

林险峰刚走进办公室,通信员小王进来:“林秘书,刘书记找你有事,让你到他办公室去。”“好了,知道了。”林险峰拿起写好的稿子来到市委书记刘维一的办公室。

办公室里,刘维一正在和陈中立副书记说着什么,林险峰把稿子递了过去:

“刘书记,党代会报告的草稿写完了,请你审阅。”

“好哇,我和陈书记谈点工作,先放这儿吧。”

林险峰刚要出去,刘书记叫住了他:“小林子,这几天累够呛吧,我这两天看看这稿子,你就在家休息两天吧。”

林险峰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,坐在椅子上,虽然几天的劳累使他疲惫不堪,但他却感到非常轻松。在他看来,他花了几天几夜心血写的这份报告稿子,有很高的思想高度,是他几年来的杰出之作,在刘书记那儿和常委会上获得通过不会有问题。刘书记又是刚到任的市委书记,林险峰深知下级给领导的第一印象的重要性,它将关系到自己的前途。他想到这里心花怒放,信手拿过桌子上一本新到的“内参”正要翻看,刚上任的清祥县委书记汪德仁走了进来,林险峰还没来得及和他打招呼,汪德仁抢先抓住了他的手。林险峰开玩笑地说:

“怎么,刚上任这么几天就跑回来了,是想儿子,还是想老婆了?”

“别胡扯,我这次回来是给县里谈一个项目的,抽空来看看你,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了七八年,怪有感情的,不是有句歌词吗,叫‘真的好想你’。”

“你小子，当县委书记了还是那么油嘴滑舌，又拿我开涮。”

“好了，别开玩笑，我没有时间和你长谈，我还要去办事，午间我请客，在酒桌上咱俩好好叙谈叙谈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哇，县委书记请客真是受宠若惊，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“就这么定了，你把手机开着，到时候我找你。”

午间 11 点钟，林险峰的手机响了，是汪德仁打来的电话，要他到隆福大酒店 203 客房找他。当林险峰赶到酒店时，汪德仁早已点好了酒菜，斟满了酒，正在等着他。林险峰刚坐下，汪德仁就端起了杯：

“险峰，今天我请客，我先提议干一杯。”

“不，我先提议，”林险峰打断了他的话，端起酒杯，“我借你的酒，首先祝贺你高升，飞黄腾达！”

说着，一杯酒一饮而下，汪德仁也只好随从。一杯干后，汪德仁拿起了酒瓶，又满上了第二杯酒，二人开始聊了起来。

“德仁，你到任两个多月了，对县委书记这个职位适应了吧。”

“基本上吧。”

“满有把握啊！你打算在那儿干多久？”

汪德仁似乎深思熟虑已久，脱口便答：“计划两年，争取一年，顶多三年。”

“德仁，我说的话你不要不愿意听，你这是短期行为。现在有些当官的，为了早出政绩自己往上爬，搞短期行为，急功

近利,结果失去长久利益,遭殃的是当地百姓……”

汪德仁打断了林险峰的话,先不作答,举起杯,“来,我们干了这杯!”二人干后,他边再满酒边说:

“险峰,我们这些步入仕途的,谁不想升个一官半职的,这县委书记只不过是处级干部,小小的七品芝麻官,当县委书记不是我的理想,现在提倡提拔年轻干部,年龄是最大的资本。我要是在县委书记的岗位干上十年八年,那时候,就是四十五六岁,或四十七八岁,到那时是姥姥不亲,舅舅不爱呀!”

林险峰听了汪德仁的一番高谈阔论,觉得很不是滋味,举起杯一口下肚,点了支烟,语重心长地劝道:

“德仁,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了七八年,我站在一个朋友的角度提醒你,你有理想,有抱负,我不反对,并且我也很欣赏。但是,作为一个领导干部,我想到任何时候都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,绝不能为当官而当官,那是很危险的。”

汪德仁对林险峰的这番诚挚的劝说不知是不解其意,还是听了反感,把话题岔开:

“好了,咱们不谈这些了,至于我么,我有我的想法,也有我的打法。我看还是谈谈你吧。我们在一个办公室打交道七八年,和咱们一块儿到办公室工作的都提拔了,有的当了副局长,有的当了县长,我又当了县委书记,就剩下你了,你也得想办法,这格子不能爬一辈子呀!”

汪德仁这几句话似乎说到了林险峰的痛处,他苦笑了笑:

“今天谈话的主题是你,我有什么好谈的。我这个人和你

不同,你有社会背景,懂仕途哲学,又有官欲。而我却不具备这些,我也从没想过这些。我从小在穷山沟长大,父母省吃俭用把我供完大学,我是我们那山沟里惟一走出来的穷孩子,我那些从小的光腚娃娃,至今还在穷山沟里,他们还过着苦日子,我倒经常想起他们,什么时候能让他们像我一样过上好日子,我却无能为力……”

“险峰,真没想到你的忧患意识还挺强呢!”汪德仁有些嘲讽地说,“还是说正事吧,要不你这事下次我回来跟刘书记说说。”

林险峰刚端起的酒杯又放到桌上,制止道:

“别,千万别,谢谢你的好意。我这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天生就是逆来顺受的性格,顺其自然吧,你放心,我能正确对待。”

二人说到这里,该说的话好像已经穷尽了,谁也没有再说什么,又对喝了几杯。汪德仁站起身来,“我下午还要赶回清祥县,用我的车把你送回去吧。”

“不了,你先走吧,我在这儿坐一会儿,抽支烟。”

“好,再见。”

二人握完了手,汪德仁走出酒店。汪德仁走后,林险峰独自坐在餐桌旁,点了一支烟,这是他多年写稿子考虑问题养成的一种习惯。他点完烟又思考起来。说不上是汪德仁的狂妄使他感到厌恶、痛心,还是因为汪德仁等几位同事的提拔重用使他产生失落感,此时他的心情变得复杂而沉重,他想借酒麻醉一下自己的神经,让这些烦恼在脑海中消失,于是叫来了服

务小姐又要了两瓶啤酒，直到把酒喝完，他才晃晃悠悠地走出酒店。

这几天，通江市委书记刘维一特别繁忙，因为正在筹备中国共产党通江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，这是他上任以来最大型的一次会议，他认为这次大会开得如何，将直接影响到新一届市委班子的形象，或者直接了当一点儿说，它关系到他这个刚上任的市委书记在全市广大党员和群众中的威望。要开好这次会议必须抓住两个环节，一个是大会选举，一个是要有一个好的工作报告。至于大会选举，他估计不会产生什么问题，因为党代会是党内选举，党代表容易同市委保持一致。让他费脑筋的就是工作报告。因此这个报告的出台他要亲自把关，并且一抓到底。这两天，他为了排除干扰，没有去市委上班，把自己锁在家里专心致志地看了报告草稿。之后，召开有人大、政府、政协领导成员参加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，对这个报告草稿进行了具体研究和修改，然后把报告草稿交给林险峰进行整理和印刷。

林险峰又是忙了两个通宵才把报告样本送到市委书记刘维一面前，刘维一翻了一下样本，然后满脸堆笑地对林险峰说：

“小林子，这个报告我非常满意，你辛苦了，你立功了！”

林险峰插话：“刘书记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”

刘维一扭转了话题，接着问：“你今年三十几岁了？”

“35岁。”

“在大学学什么专业的？”

“经济管理。”

“噢，怪不得报告里有关企业和经济发展那部分你写得那么有深度呢，原来你是专业对口啊！”

说到这里，刘维一露出一副非常惋惜的表情：

“小林子，我发现你很有才学，可是像你这样的人才在这儿干了七八年还是个科级干部，为什么没提起来？我真不理解。我这个人最珍惜人才，你好好干吧，我不会亏待你……”

刘维一对林险峰这一番戴高帽和许愿的话，不但没有使林险峰因受宠而感到兴奋，反而感到如白开水一样的平淡和乏味。因为到目前为止，他已给三任市委书记当过秘书，这样的官话他不知听过多少遍了，刘书记的许愿究竟有多大的含金量，他无法估计，也不以为然，于是他打断了刘维一的话，把话岔开：

“刘书记，你看这样本如果没有问题，需要印刷多少份？”

“这个样本没问题了，至于印多少份，你去问一下组织部。”

林险峰转身走出刘维一的办公室。

第二章

中国共产党通江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如期召开，会上市委书记刘维一作了《解放思想，开拓创新，开创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局面》的工作报告。报告提出了全市今后五年加快工业企业改革，调整农业结构，实现农业产业化和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新思路和新任务，同时选举产生了第十一届中共通江市委委员会、常务委员会、书记和副书记。

散会后，刘维一没有按照惯例到宾馆去给代表们斟上一杯送行酒，而是独自一人来到他的办公室。他是一个干事紧锣密鼓的人，他要坐下来，把自己上任半年来的工作很好地回顾一下，再研究和确定下步的打法。上任仅三个月，他就大面积地调整了一批中层干部，一批年龄稍大的干部退居了第二线。在新上任的县局级领导班子一把手中，多数都是他当副书记、市长时的一呼百应的助手和亲信，他认为这是他坐稳这把市委书记交椅的根基。然而这对于他来说仅仅是第一步。市委书记的宝座不是他理想的顶峰，他今年刚刚 46 岁，在全省地市一把手中是年轻的，他很有希望攀上更高一级官位的宝座，因此，他要大干一番事业，干出些惊人的业绩，为自己的

飞黄腾达铺路。想到这些，他热血沸腾，拔通了汪德仁的手机：

“德仁，你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我在宾馆刚吃完饭，准备回清祥去，有事吗？”

“你先到我这儿来一趟，我有事找你。”

不一会儿，汪德仁来到了刘维一的办公室。刘维一满脸微笑着让他坐下。

“德仁，凭你的印象，咱们这次党代会开得怎样？”

“刘书记，很好哇，你的报告既有高度，又有深度，非常符合咱们通江的实际，代表们一致反映这是通江市近几次党代会最好的一次……”

刘维一用手势打断了他的话：

“可不能这么说呀，这不是对你父亲在这儿工作十几年成绩的否定吗！我可担当不起呀！当你父亲的面可不能这么说哟。”

刘维一说着露出得意的笑容。汪德仁连忙点头：“那不能，那不能。”

刘维一接下去说：

“凭你父亲的这层关系，你父亲调到省里时完全可以把你带到省里工作，可你父亲执意要把你留下来，让你在基层经受一下锻炼，特别嘱咐我要关照一下。咱们市委办公室这些年轻干部，论才能和资历，你应该排在林险峰后头，可我破格提拔了你，你可不能辜负市委的期望，不，是你父亲的期望啊！”

汪德仁对刘维一的大恩大德不胜感激：

“刘书记，你的关照我领了，将永远不忘。我一定报答。”

“不，我不需要你对我个人有什么报答，我就希望你干好工作。”

刘维一沉思了一下又接下去说：

“我是在想啊，你我虽然位置不同，但我们在各自层次里都是比较年轻的干部，而且在仕途上都是不甘于满足现状的人。今后提拔干部，首先看政绩，没有政绩是难以提拔的。所以，我想我们结合贯彻这次党代会精神，联手搞一个政绩工程。这个调整农业结构和小城镇建设的先进县由你来搞，结合清祥县草原资源丰富的特点，多搞几个多种经营专业村和专业乡镇。小城镇建设方面，首先你们清祥县城要进行改造，过去的老楼把它推掉，盖成新的，街道要拓宽，再在两旁种上花草树木，就可观了。至于工业企业的问题嘛，我要亲自来抓，不过三年，我要上一个利税超亿元的大型企业。我们这些设想都实现了，到那时候我们就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刘维一大笑起来，然后收敛了笑容，接着问汪德仁：

“小伙子，有信心吗？”

汪德仁像打足了气的气球：

“有，有。刘书记你指到哪儿，我打到哪儿，我回去马上落实。”

“好样的，我就喜欢这样指哪儿打哪儿的干部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还要赶回清祥县，我还没吃饭。”他站起身握了握汪德仁的手，二人作别。

同汪德仁谈完话后，刘维一晚上正点下班回到家里，这段时间他太劳累了，要早点儿回家休息休息。刘维一吃罢晚饭，洗了澡正要进卧室休息，他的独生女儿娇娇推门进来，她看到爸爸妈妈都在，也不理睬他们，赌气囊腮地朝自己的房间走去。刘维一的妻子肖莲娜忙问：

“娇娇，这两天你没回家住，上哪儿去了，我正要给你同学打电话找你呢！”

“找我干吗，我和他同居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和他同居了？娇娇，你可别吓唬妈妈！你哪能干那种事！”刘维一的妻子肖莲娜惊叫着。

“同居又怎么着？现在是时髦，谁让我没摊上关心我的爸爸妈妈来。”

娇娇说完，房间里传出来呜呜的哭声。刘维一见此情景又回坐到客厅里，跟妻子肖莲娜说：“女儿的事是该考虑考虑了。”肖莲娜从房间里叫出了娇娇，在刘维一的主持下召开了关于女儿娇娇婚事的家庭会议。刘维一的观点是不能大操大办，娇娇的观点是不操办在朋友面前不够体面，二人发生了争执。这时肖莲娜开了腔，掌握一下平衡：

“娇娇，你也别争了，你应该体谅体谅你爸爸，当领导的婚丧事大操大办是违纪呀，你爸爸刚当上市委书记，恐怕对他影响不好。他答应给你买房子、高档家具、轿车就行了呗，要排场有啥用啊。”她看娇娇没吱声，话题一转，指向刘维一，“不操办可以，但是这个礼可得收。”刘维一没有马上回答她，他点了一支烟吸着，紧锁双眉考虑了一会儿，站起身，像是在市里

开大会总结发言一样：

“我的原则是不设宴，不派车接送，不发请帖，至于你刚才提出的收礼问题，你看着办吧，由你决定，但有一条原则，不要以我的名义。”说着转身回到卧室里。

自从为女儿娇娇的婚事召开完家庭会议之后，肖莲娜就为女儿的婚事一直奔忙着，房子、高档家具、金银首饰、高档服装、捷达轿车，这些都已经备齐了，惟有让她伤脑筋的就是收礼的事了。是啊，这些年来，市委、市政府机关这些头头脑脑家的婚丧嫁娶，乃至孩子当兵上学，她没少往外随，她要借女儿结婚的机会往回捞一捞。可是怎么告诉大伙呢？下请柬吧，不行，刘维一知道了肯定不同意；让办公室的人给通知吧，也不行，还是怕有影响；自己出面吧，也太丢面子。她想来想去，最后选择了刘维一的司机齐天宝。她认为齐天宝是最佳的人选，因为齐天宝总是跟刘维一到处跑，各县、局机关都熟悉，能通知到位，而且不显眼。同时考虑齐天宝与刘维一的这种特殊关系，能够引起重视。

肖莲娜主意已定，就趁齐天宝送刘维一晚上下班的机会把齐天宝叫上楼来，然后把齐天宝领到自己的卧室里，让他坐下，关上门：

“天宝，你说刘书记对你怎么样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好哇！要不刘书记到市委那边儿怎么能把我带过去呢！”

“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我就知道天宝是咱自家人，所以，阿姨今天有事想求你给帮个忙。”